

张 炜

如花似玉的原野





探索者丛书

如花似玉的原野

张炜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花似玉的原野/张炜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1995.12

(探索者丛书)

ISBN 7-02-002198-0

I. 如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5071 号

责任编辑:葛志超 高贤均

装帧设计:何 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44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

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定价 18.00 元

出 版 说 明

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。探索,则是创新的前提和必由之路。新时期以来,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为了促使当代长篇小说更快地走向世界,走向辉煌,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《探索者丛书》,希望有志于此的作家朋友积极参与,也希望具有远见和胸襟的读者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。

探索也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形式本质上是为内容服务的,从这个意义上说,探索就是寻找表现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。因此,入选《探索者丛书》的作品理应是高品位的佳作,而徒具形式变化的作品不在此丛书之列。

《探索者丛书》将分辑出版,每一辑五种。这套丛书与我社编辑出版的《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》(侧重中短篇小说)和《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》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以展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实绩和发展新貌。

好一片原野，
五谷为之着色！

——密茨凯维支

目 次

· 上 卷 ·

头发蓬乱的秘书	3
一个故事刚刚开始	13
逝去的人和岁月	23
书房	37
旧时景物	48
怀念黑潭中的黑鱼	56
四哥的腿	65
王血	75
一个人的战争	86
背叛	95
造船	110
金米	1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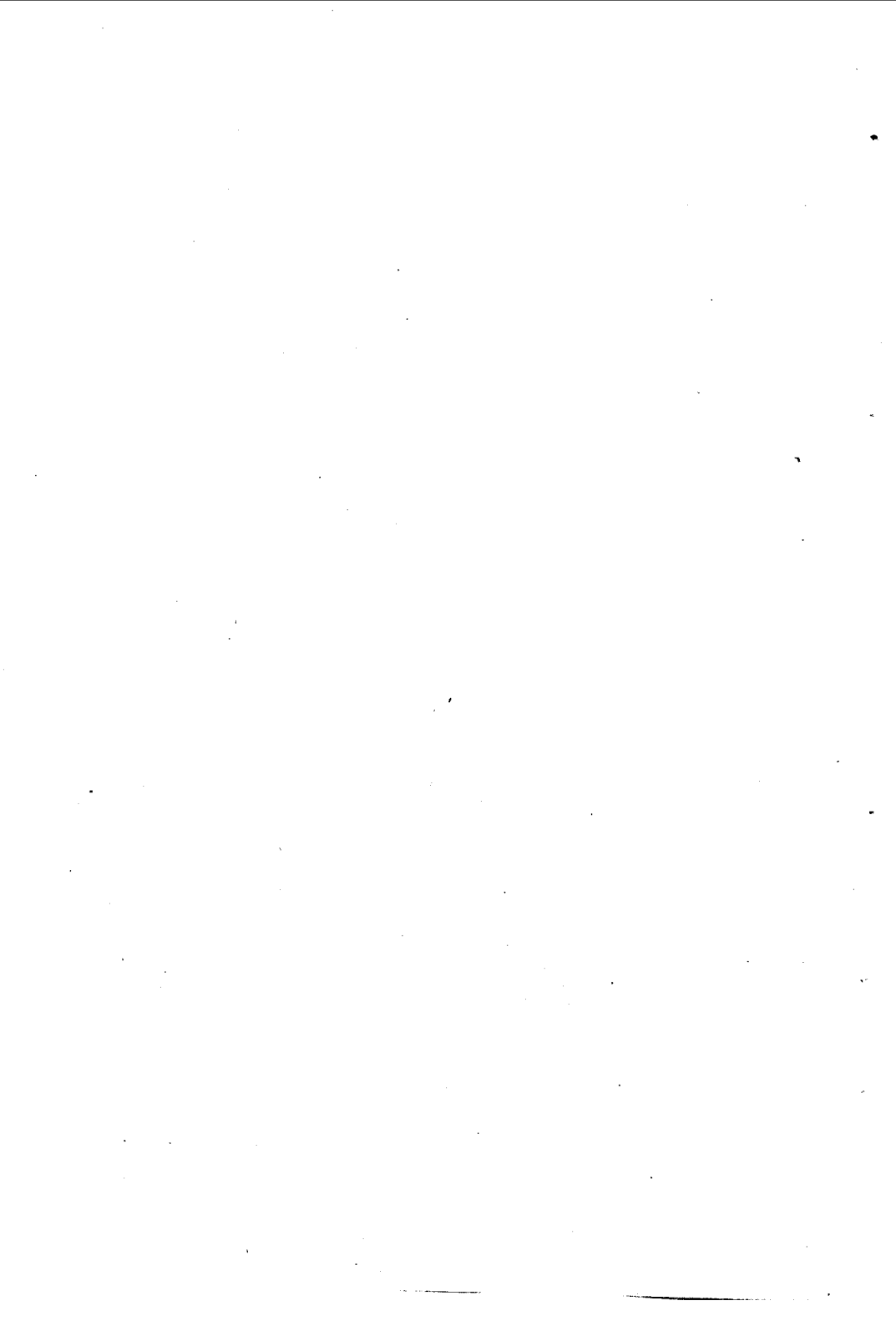
· 下 卷 ·

晚霞中的散步	153
面对星辰	159
童年的马	168

山洞	181
阳光	194
夜海	201
消失在民间的人	212
武痴	223
蜂巢	234
一支绿桨	244
狐狸和酒	254
请挽救艺术家	265
附录:怀疑与信赖	308
时代:阅读与仿制(代后记)	332

上 卷

(关于昨天)



头发蓬乱的秘书

平原上来了一位中年人，背个大挎包，神情阴郁，头发乱蓬蓬的。尽管许多外地人来来往往，但有些过路人还是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。那个中年人就多少令人觉得有点怪异。

他的嘴唇发乌，手指细长；有人注意到，他的中指与食指有一截染成了棕黄色。“肯定是个过足了烟瘾的家伙。”大家小声议论时，他正反手去挎包找东西。他的性子特急，那只细长的手还没有挨上就瑟瑟发抖。大家料定这只手抓出的会是一包烟——它出来了，竟然握着一个油渍渍的小本子、一支蓝杆儿圆珠笔。

他退远一点，倚坐一棵树下吭吭哧哧写起来。

几个半大孩子围上去，看了一会儿又笑着跑开。有人问那人记些什么，孩子们不识他潦草的字迹，就说没什么……所有人都离去了。那个中年人还在写。后来他从衣兜里摸出烟来，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。

这个平原上没人记得以前见过这个人，他还算个陌生人。但这个人却熟悉这儿的一切，自认为是这儿的老熟人。最后人们才明白：这是他的出生地，不过他十几岁就离开了。如今这人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，也有点怪异。他很少说话，整天默默无声；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逮住哪个人聊起来，兴奋得双手飞动，

口沫四溅。再比如他一天到晚安安静静呆在一个地方，顶多去周围村落和工区转转，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背上挎包走了——有人从城里归来，说在某某街上又见到他了……

这个人显而易见更喜欢老人。老人没事了坐着马扎抽烟、晒太阳，正是一生里的清闲时光，他就凑过去。他说自己从几十年前就认得这些老人。他们听了大惊失色抽出烟锅，“这是咋说？你是谁家娃儿？”当然，谁家的也不是，他早就没了亲人，一个人在外漂泊。不过他的确认得这些老人，能说出他们当年的模样、一些事迹。几个老人叹服了。

他的确有一些事情必须找老人谈谈，尽管这在他们看来往往微不足道。十几年前、二十几年前，靠近大海滩上的槐林、如山峦般开放的槐花、涌来的养蜂人……他一提起这些话头老人就知道，一拍膝盖说：“一点不差！”这工夫就是这个中年人最高兴的时刻了。他把乱发撩一下，笑着探出头颅，喉结显得很大。

“那时的灰喜鹊、星头啄木鸟、山鸡，一群一群啊！……”他的眉头扬起，看去像个滑稽演员。

老头子们把马扎提起，往前挪一下，大声说：“可不！还有山狸子、银狐——三喜妈妈哪年不让狐狸拖走些东西？老野鸡叫起来嗓子怪粗，它一天到晚喊孩子啊！……”

老人们议论起过去的事情也兴冲冲的，像喝了酒，满面红光。他们说了一会儿才记起什么，问中年人：“你从哪儿来？到这搭干什么？”

“我住城里——很远的那座城；回来嘛，想老家了，看看老地方……”

“噢噢也是。家口呢？”

“在城里，是外地人……”

“你住哪里？旅馆饭店？”

“就住小城根三喜妈妈家……”

三喜妈妈是个单身老太太，六十多岁了，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工作；她去儿子家里住了半年，极不习惯，就重新回到自己这三间老屋。中年男子从十几岁时就认识她，但她也像别的老人一样，不认得他了。他们在一起谈了许多往事，引出了老人无数的回忆。他住西间屋里：平时为老人干点杂事，夜间陪老人说话；更多的时间他在做自己的事情，到外面转，回到小桌前不停地写……

老太太不识字，但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在记一些很重要的什么，是个有大学问的人。她从不打扰他工作，只要见他伏在桌上，走路就蹑手蹑脚。她烧水沏茶，把杯子一丝一丝推到他面前……她唯一担心的是他抽烟太凶，简直是一支接一支；还有，他夜间大概不怎么睡觉，早晨倒起得早，有时赶在她前头把鸡栏打开，给它们喂食。有一次她倚在门框上看他写字儿，被他一转身发现了。她走过去。

“看你写这些字儿，像描出的小花儿……你成天这么写呀、记呀，累不？”

“不累。这样写一会儿，心里反倒好受些。”

“邻居家那个男的也天天趴着写，听说是谁的‘秘书’……你也是个‘秘书’吧？”

中年男子像被难住了。他的头歪了歪，吸一口气，没说出什么。老太太发现面前这个脸色灰暗的男人左腮肌肉不如右腮发达，而且一焦急就要抽动。她有些可怜他了。中年男子这样怔了一会儿，吭吭哧哧说：“我也算、也算个‘秘书’吧……”

“噢，你瞧我早琢磨就是。这下让大娘猜对了……邻居那个人是给市里头头脑脑当秘书的，听说要为他记些事儿，他要讲话啦，这边就得给他写出来。也不停地抽烟，天天手里提个包，

忙哩……”

“啊，这个……”他掏出烟，又放下。

“你是给哪个头头脑脑当着‘秘书’咪？”

“我……不是给哪一个。我是……怎么说呢？”

“跟大娘怎么说都行哩！”她双手合起，微笑着看他。

他抬头望了望窗子——一只漂亮的芦花大公鸡站在那儿往里观望，“我是给咱这一片平原做‘秘书’的，嗯，对，就是这个理了——这片平原上的事儿，无论是过去、今天，看到的、想到的，只要有意思，只要是真事儿，我都想记下——这样讲大娘明白不？”

老太太想了又想，“噢，明白倒是明白一点儿。不过我琢磨，给一个人做‘秘书’都累成那样，给这么一大片地方做‘秘书’，那还不要累死了呀！怪不得你这么瘦，夜夜不睡哩……”

老人叹息不止，眼眶里有泪花闪烁，“你想想吧，这么一大片地方，陈芝麻烂谷子，记也记不完，这辈子苦了……我不明白这差事是自己找的还是……过去从没听说有干这差事的。”

“是自己找的。我生在这儿，也就喜欢这儿，牵挂这儿—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‘秘书’，这片平原由我来做也就正好，就这样我干上了……”

老太太抹着眼睛，“哎呀，看花容易绣花难哩，这么远来当‘秘书’，抛家舍业的；孩他娘埋怨不？”

“埋怨也是一阵儿，她明白这事儿非我干不可，也明白这是必须抓紧的事儿，就同意了。”

“哎哎，赶工夫我给你多讲讲过去，这样你就少跑些路了。你家老人在世时，你姥娘，俺俩可是一对知己。你记不记自家事儿？”

中年男子咬着牙关去摸烟。烟在手里乱抖，划了几次火柴

都没有点着，“自家事儿也记，我们一家是跟平原贴在一起的，掰也掰不开……”

“就是呀！就是呀！我一闭眼就能看见你姥娘、你们家那座茅屋……听说你们家老宅可大着呢，就在城里，是一阵风把你们吹来的……老天爷啊，世事就是这样。”

他贪婪地吸烟。那红色烟头就快烧到手指了，他还是用力吸。

“邻居那个人忙一阵闲一阵，有时领导要讲话了，他就得一夜一夜写……还好，你不用写讲话，你只是记……”

他望着老人，烟蒂掉在地上。

“大娘说的不对吗？”

他咳着，找水杯，“我是说，这块平原有那么一天也会——讲话的；嗯嗯，是这样，它会的，嗯，是的，嗯！”

“你是说也要写‘讲话稿’？”

“……是这个意思。”

老人倚在那儿笑了。

他也许因为写累了，也许需要寻找什么，常常背上挎包走出去。说不定走多远的路，所以他包里总是装着一个军用水壶、一块锅饼之类。他最常走的路线是顺着芦青河往北，一直走到大海滩，然后到一些村落、矿区……芦青河是他童年记忆中最大的一条河了，碧绿的水流可以淘洗一切；河两岸是丛林野花。如今它成了一条污浊不堪的河，颜色差不多像酱油，散发出刺鼻的硫磺味儿。他判定河里不会有一条鱼了。不过他还是沿着它往前——它是记忆的坐标啊。

小时候他常在河边徘徊——那是幸福和不幸福的故事。由于都知道他们一家是从城里被赶出来的、是被遗弃的人，所以小学校常常有人欺负他，他们给他取外号，把他的文具盒扔到地

上，藏他的书包……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平时连正眼看他一下都懒得，只用眼角瞟他。他再也不想去上学了，有时背上书包走出家门，就直奔河边来了……

河水拐弯处有一个深深的水汪。它深不见底，里面有很多鱼。听说好几个捕鱼的人死在这儿。那时他真想站在岸上，一闭眼投进河里。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才改变主意。他想到了姥娘头上的银发、妈妈愁楚的脸……

那所小学就在河东岸两公里远的一片果园里，是园艺场子弟小学。比那所学校可爱十倍的是四周茂盛的果林。他特别喜欢看园艺工人手持喷雾器给果树洒药的情景，看水雾在阳光下闪出的七彩虹霓……现在这一切连个痕迹都没了，再看不到一棵果树，到处是矿区开采留下的洼地、一潭潭积水。

他曾去过那个小学旧址，看到了一些浸在水中的瓦砾……他不断地失眠。在这片原野上他总是难得瞌睡，简直夜夜大睁双眼。这儿有望不透的夜色，有让其不眨眼盯视的一切。

又看到长长的海岸了。因为芦青河的排泄，一大片海水是棕色的；这儿没有一条船、没有一只鸥鸟。而在过去，这儿多么热闹。那情景真是伸手可触！

河口两边都是搭起的渔铺，海中白帆远远近近，岸上人都认识自己关心的那张帆。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，渔铺旁都架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。从远方来的流浪人、陌生的外村人，都可以享受到一碗鱼汤。熬鱼汤的老人从来不歧视穷人。他混在一大群孩子中间，因为没有碗，就拣来一个巨大的贝壳代替……

今天要看到一座渔铺、一张白帆，就得往东一直走下去，离芦青河越远越好——他这一天真的起了拗性，一口气走了很远。没有旧时景物了，没有……一个头戴旅游帽的人从对面走来，问了问，他回答说如今海里早没鱼了，打渔这个行当也就暂时没

了。那个人还告诉：往东再走十几里，就是有名的开发区了，那四周树木都死了。

他望了望海滩，这才发现树木稀稀落落，已经死去或正在死去。就连沙滩上的草都不像往日那么密了，因为超量抽取地下水，海水倒灌已不可遏制，水中氯化物含量越来越高，海岸线十余华里的这么一大片都将失去植被。没有树林，也就绝少鸟雀。连一只麻雀都不见。

他记得小时候遇到过一个矮老头，拐肘上挂个篮子，不停地从草丛间拾取一些圆柱形的白色硬块，它光滑得很。问了问，那是一种大飞禽的粪便，是一种药材……他至今还感到新奇，想象着那种未曾谋面的大鸟和做趣事的老人。

一世都消逝了。

天不知不觉要黑了。借着仅有的一点天光，他坐下来写点什么……字迹模糊起来他才不得不站起，开始往回走了。

月亮升起要到深夜。他要在漆黑的荒野上走很久。他不焦急，也不害怕。已经许久没有在夜色笼罩的荒地上赶路了。风凉凉的，一天星星变得密集。远处有什么鸣叫，孤单又凄凉。他相信那是荒原上所剩无几的鸟雀之一。他禁不住学了一声鸣叫。它没有应答。

他好几次想听听芦青河汨汨的水声，都没能如愿。那条河离他只一二公里远，这在过去是完全听得到水声的。他怀疑河水变浅，更担心自己耳朵不那么灵敏了。摸摸胡茬和变白的双鬓，用力咬咬嘴唇。时光真快，一转眼就是中年了。他常常把自己误认为一个青年，这是挺大的错误吗？他跳了一下，想寻找一下那种天然流畅的感觉。感觉不太明显。

前面是一棵树。他加快步子走过去，两手贴在树干上。树热乎乎的，似乎有一种脉动，于是他判定它还活着。仰脸看看树

冠，枝叶稀稀，在微风中活动。“你是一棵老合欢树吗？”问的声音很大。谛听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“不错，是一棵老合欢树！”

他不是因为累，而是因为若有所思。他倚靠着大树站了足足有十几分钟。刚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：我们活着、奋斗着，究竟为了什么？啊呀，一个老问题。不过没有太好的回答，起码自己没有。今晚上得好好想想了。转眼已是中年，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？我幸福吗？这些也得好好想想。

有人不顾一切地干，所以把个平原弄坏了，把这儿的人也弄坏了。他们为了更有钱。更有钱也不幸福。这究竟为了什么？

这个问题简单又切近，他觉得应该记下来。他垫着合欢树干，摸黑记下来了……

回到住处已是深夜一点左右。老人在另一间屋里还没睡，大概是不放心吧。“有的人多么好啊，比起他们，我算得了什么！”他一边摘挎包一边想。

抽烟。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，又摸出那个小本子看，发现许多字迹都重叠了。不过那意思仍然是分明的，“这就好……”

黎明之前他想睡了。睡前又想了一会儿城里的家。儿子的小拇脚趾甲裂了一点儿——他在这上面打住，摊开被子睡了。躺下时听到几只鸡在窝里烦躁地活动。

大约是老太太的缘故，一条街上不少人知道他是个“秘书”。一个晚上，一位老实巴交的汉子不吭不响摸进来，掩上门就哭……原来老汉的儿子是冤死的，街上头儿护着凶手，官司打了两年，“帮帮俺吧‘秘书’！”他差一点陪着流泪。“这是我听到的又一起血泪冤仇。”

他的小本子上添了几行字，笔迹很重。他翻动那几页纸，突然记起一件事：城里一位好友、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、绘画天才，正是这个平原的人哪！那人遭受了多大折磨！在城里时他曾给许